

病人：因为我有我不能解释清楚的疾病，肌肉绷紧的疼痛，在肩膀、脖子、腿、脚呀，我进行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治疗，但至今没有缓解。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是我最后的选择，假如我在这里都没有治好，那也就再也不能好了（笑），所以我就来了这里。

治疗师：您有很长的疾病史了？

病人（点头）：有些年头了，我估计。

治疗师：多久了？

病人：病人深呼吸，其实是从11岁开始，11岁。

治疗师：从11岁开始的

病人：是的，我有的身体上的不适，是从头痛开始的。就是偏头痛。这样持续到了15、16岁的时候，那时我中学毕业了。我不能过得很好，因为我的头痛。这样我就工厂里工作了一两年，接着我服了兵役。在那里，我想怎么就怎样的表达（笑）。这样，我变好了一些。

治疗师：在军队里您的情况变好了？

病人：是的，我变好了，就是这样的。

治疗师：您能表达自己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
病人深呼吸：从身体上和也.....我当时离家很远，我认为这其实已经是我的问题了。是（停顿）

治疗师：我可以问您吗，您现在出汗了，您是这么快的疲劳吗？

病人：我一直都出汗的。

治疗师：您出汗？

病人：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。我根本不累的或者我.....

治疗师：哦

病人：我就是这样的出汗（取手帕）

治疗师：因为这是很费力的，或者您有什么看法？

病人：我在这里14天了，我想，我今天回家，我想给我的孩子带一些礼物。我现在已经是去商场3个晚上。我不知道，这就什么，去买什么，到底是什么，接着我，直接的穿行而过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假如打招呼，“您能帮我吗？”我不知道用什么，接着，接着我的毛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病就出了，我的想法就这样了（笑，擦额头的汗）

治疗师：因为它是您感到很费力，或者因为它和害怕有联系呐？

病人：我想与害怕有关，我不能确切的形容它。

治疗师：对您来说，害怕是这么容易的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感到很害怕，有的时候也会很惊慌吗？

病人：我称他更多的是不安全

治疗师：偏于不安全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更多感觉到的是身体上的症状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能够形容一下吗，您到底感觉到了什么？

病人：我的身体症状？

治疗师：身体上，对，例如，您现在站在商场里，接着您感觉一下，您就冒汗了.....

病人：是的，我没有身体上的不适，只要我不超过2到3分钟的在那呆着，当我不和人说话的话。接着我就会有莫名其妙的背痛。接着我就必须靠墙站着，或是坐下来。但真的是身体上的不适。其他的不舒服，不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。其实这只发生于工作上的，当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。我现在说的是，肌肉，这的，在大拇指的，我是汽车技师，时常需要敲打的，当我拿着锤子出来，我的同事也已离开了，敲打3、4下后肯定会飞出来，接着我就没有力量了，（摇头）我必须要用另外的手接着，就是这样的。

治疗师：接着飞出什么，它是抛出来的？

病人：是锤子（笑）

治疗师：是锤子？

病人：就是锤子。

治疗师：您抛出它的？

病人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没有，但是它就这样从手中飞了出去，

治疗师：这样它就从手里飞了出去？

病人：是的，因为我没有感觉了，我的想法是。这，就像所说的，我是汽车技师，我想……我在2001的12月曾做了瓣膜手术。正常来说，这会恢复健康的。但是这、这，在那以后，他根本没有恢复，就是那个时候，让我来说，从那时起我的情况变得更糟，而不是变好了。

治疗师：在哪里手术的？

病人：在布鲁塞尔

治疗师：布鲁塞尔

病人：是的（擦汗）

治疗师：您也说了，您在荷兰出生的。

病人：我是荷兰人

治疗师：您是荷兰人？

病人：是的，我住在卢森堡

治疗师：您住在卢森堡，您现在来到了这里，到了海德堡？

病人：笑

治疗师：怎么过来的？

病人：我的小姑娘，我兄弟的妻子，她住在我们卢森堡那里，她在卢森堡为青少年和药物方面的帮助而工作，她有个精神病医师，现在我在那里治疗，通过这样的关系，我的小姑娘在德国也做格式塔治疗。这样的课程。这样我们就又来到了这里。

治疗师：这是您的首次住院治疗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是心身性的治疗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长程的？

病人：是的。

治疗师：好的，我们刚刚说了您的生病的经历，您也说了，您去了军队，这样不适就变好了。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接着怎么样了？您在军队里多久？

病人：我在军队里7年。人必须在那里签订协议，五年的、八年的或者十年的，也能延长合约。这样我就做了7年。接着我觉得够了，因为我想自己做一些事情了，就是为我自己。五年之后，我得到了补偿费，接着我们说，我们去了卢森堡，在那里我们碰碰运气。我们在那里买了农场。

治疗师：我们指谁？

病人：我的妻子和我。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。但当时人想在国外买房子，最好还是结婚了。当然，经济也会好一些。（深呼吸），我们买了一个旧的农场，我们改建了马棚，让青少年过夜。就是青少年俱乐部，那里有75张床和厨房，还有休闲室。这应该是我的新生活。（笑）

治疗师：噢。

病人：恩，只是白日梦了（笑），这运营的其实不太好。我们不想把价格定的很高，这样人们能够过来，这是为任何人开放的，不是对条件较好的人，是的，接着，我就又开始工作了，因为人不能为此而支付的，就是这样的一点……

治疗师：做了汽车技师？

病人：是汽车技师，我是在部队里面学的，我没有描述它，当它事实上是这样的，当人学了什么，人就的去做什么。

治疗师：噢

病人：自然特别是在国外，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做一些别的事情。并且我想了，我现在做到了青少年俱乐部，这样我就能全心的投入进去了，就是为此感到很骄傲，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与青少年或是与小孩子有关的工作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为此去实现它。

治疗师：当有这样的白日梦的时候，您过的很好，这样的梦想还存在着和生动的。

病人：是的，我的妻子开始的时候在荷兰的，在开始的3年，就是从84年到87年。就着她怀孕了，也就到了卢森堡。

治疗师：您现在这样回答了，似乎您过的很好，当您的妻子在荷兰的时候。

病人：不，我不是这样意思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真的为周末而高兴，等她的到来，就是每个周末她都坐火车过来，这样我就去接她，因为这样要穿过整个比利时，而且还有树林，从卢森堡到这要几个小时的时间。

治疗师：但是对您来说，从84年到87年是很好的时间，那时您试着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病人：因为我不管怎样都尝试了实现自己的存在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

治疗师：是的

病人：因为没有足够的钱，就是发生了经济问题，很明显的变糟了，我的妻子那时是唯一上班的。

治疗师：是的。

病人：我们用那些钱已经买了房子，就没有那个多钱了，之后还要翻新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接着就是“或者，或者”的生活，我们就打算吃什么好的，或者是把窗子翻新，是的，我们就选了窗子，是的，就是这样事情，有的时候必须有优先权，但有的时候，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无论如何……

治疗师：接着您的疾病怎么样了？

病人：（深呼吸）其实它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。直到我其实……我呼吸到越来越少的空气。真的，我的父亲总是问，我到底在叹息什么（用鼻音）。真的、真的，也许这一切对我来说太多了，噢，这不是……但是，但是，我就是不能呼吸到足够的空气，我其实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空气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现在我在一堆乱麻里面迷失了。

治疗师：您刚刚说了，这些年一直保持这样的，直到那个瓣膜手术。

病人：是的。

治疗师：就是这样的？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病人：是

治疗师：您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所表现的是，您一直都有空气紧迫感？

病人：是的，

治疗师：还有什么不适持续这么多年。

病人：很累。

治疗师：疲劳？

病人：疲劳，是的，我的妻子经常说，假如我不再有空气，我们就应该搬走，我们应该再回去，我们应该，无论什么，就是因此应该做点什么。我一直都想，我再等一等，我一定会变好，而这就是下降的过程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很虚弱，……

病人：但是这没有作用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越来越糟，但是不会自己意识到，开始的时候当然不是这样，我一直很注意，通过妻子和孩子，爸爸很累，一直都很疲劳，没有什么兴趣了，其实我是一个很乐天的人，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我很喜欢胡闹，除了与孩子们，但是我的情况一直在变糟，乐观的成分离我而去了

治疗师：您的孩子多大了？

病人：最小的11岁，女儿13岁，大儿子15。这没有那么简单。

治疗师：这个两件事情吗？

病人：这对我很难，我不能帮助他们，他们的学习，现在我半年呆在家里，病假，现在我都帮助他们了，我的时间都为他们了，我显然很高兴，我能在家，其他人这么说，不是因为我病了，而是因为我呆在家里了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但另一方面，也添加了家庭的负担，这么多的，我曾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在最近的14天，我听到了，孩子们又在胡闹了或是……老大一直坐在我的身边，也很累的样子，我就很害怕，一个15岁的孩子，就成天的疲倦感，但是我认为，是我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，无论如何。

治疗师：所有人都很累。

病人：是的，我的最终的劳累，就是这样的原因，为什么我这样长的时候来到这里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因为我身体上，没有发现任何的不适（深呼吸）

治疗师：我也想问您的，很可能您现在接受的是，您这么多年的呼吸紧迫或是疲劳，头痛，您很可能已经过检查，没有发现身体上或是器质的病变

病人：不是，不是

治疗师：除了这个瓣膜，这是唯一的。

病人：是的，是的，

治疗师：恩，您发生了什么，您自己认为什么？

病人：在过去的14天里，我在这里，其实我完全的糊涂了。

治疗师：噢

病人：是的，就是，我一直自己说，一定是什么机械上的什么，我服用错误的药片，或是错误的手术，就是这样的转来转去（笑），但我一直在寻找着机械上的，我寻找着什么。

治疗师：是身体上的缺陷？

病人：身体上的缺陷，哦，我是汽车技师，我寻找机械上的。

治疗师：噢

病人：（笑），我指，举个例子，比如当汽车不运行了，接着必须，必须找到什么，假如没有找到，那么就的报废，或是接着找，直到找到。

治疗师：是的，但是，汽车没有思想的，人可以思考，是的，人是有想法的。

病人：是的。

治疗师：那您现在怎么样？您迷惑了，您现在不再这样认为了，您能找到什么器质的，还是其他人说了什么？

病人：我想说，我身体上的不适减少了。

治疗师：是吗？

病人：我仍然还有背痛、手，现在仍然痛，但是我感觉上不再是像以前那么严重了。

治疗师：什么使您迷糊了，为什么您感到迷惑？

病人：可能是，我精神上，或者不是很有秩序，噢，就着这个让我迷惑了。

治疗师：这是您第一次，在过去的14天里，一直考虑的，您可能有精神上什么？

病人：是的，我在家做家务，整理床，我一天都，我们有马，我们有狗，有猫，这些，我整天都做着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安静下来，想，现在可能是什么，我到底拥有什么，我只说了，我打扫卫生，但不包括床下，因为我有背痛。现在我也不整理床了，因为我有背痛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现在我想，这变得简单了。这就安静了，这就是我现在拥有的，或者为什么，因为什么，为什么我，因为其他人是这样的多，（鼻音），这让我迷惑了，直到现在那些其他有病的人，真的有病的，服用阿司匹林不能走路的人，或者.....

治疗师：真正病的，指的是身体上的？

病人：是的，

治疗师：精神上的病，不是真正的病？

病人：这是通常的方式能够痊愈的，这有赖于，我认为，所发生的事情。

治疗师：恩，那到底可能是什么，您有什么想法，精神上发生了什么，什么能造成您的疲劳和没有兴趣？

病人：这也是因为，什么让我筋疲力尽，我一面说了，这已足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受够了，为什么人为什么要受苦？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受难，当身体不健康的时候，当我不能完成所有的时候，马把马圈弄坏了，我不能完成把木板钉进去，在家里，我必须对孩子说，“帮我一下”，我一直都是自己来做这些的。因此也会说，这还有意义吗，当人不能如此的时候.....

治疗师：什么事情都有意义？

病人：就是。

治疗师：继续活下去，对吗？

病人：是的。

治疗师：这样，您也时常的想，不活了？

病人：必须有活的意义，无论怎样的一个意义，可能这也是我的病。

治疗师：允许我再问您一下，有没有一些时候，您有得时候想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病人：（点头）好

治疗师：不再值得活下去？

病人：是的，曾经有的。

治疗师：您曾经尝试过自杀吗？

病人：没有，没有

治疗师：您很想这样？

病人：（深呼吸）我想，人已经很想这样了，当他这样想的时候。当人整体上有这样的感觉，很爱自己的家，他不想让他的家庭受损，我的孩子和妻子都在那，他们也知道这些。

治疗师：您这样的怀疑过？

病人：是的，很清楚。

治疗师：您这样的情绪低落，这样的消沉。

病人：因为我现在这样的迷惑，真的，因为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

治疗师：您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，现在这样的都积累一起，你更宁愿更加的抑郁。

病人：我时常的会想，那些病友，他们遭受着同样的，自然的，自然看到别人的痛苦，这样你就会想，我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的，这样看来。

治疗师：我能问一下，您现在多大了？

病人：45

治疗师：45岁，您和您的妻子是在服兵役之前还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认识的？

病人：我15岁，她14岁

治疗师：是

病人：我们就认识了

治疗师：在荷兰？

病人：她在我的一生里都认识我（笑），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治疗师: 在中学里?

病人: 对, 在中学的时候

病人: 她很了解我, 我没有什么.....我不能在她面前有什么隐瞒, 她能通过我的眼神、我的动作完全的知道我的想法, 这对我很有帮助, 真的, 帮了我很多。

治疗师: 她很支持这些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这也可以说, 她同甘共苦?

治疗师: 是的, 整个家庭。他们都感受到了, 特别的为我, 这样让我感到痛苦, 我不想他们和我受苦。

治疗师: 他们受您而累, 就是说, 以您为中心?

病人: 当我疲劳的时候, 他们都会做到我的身边.....

治疗师: 夫妻关系也因此而受累了吗, 通过疲劳?

病人: 没有, 其实更加的牢固了?

治疗师: 彼此之间的关系?

病人: 共同的关系, 是的, 真的是这样的

治疗师: 性生活呐? 您说的没有兴趣, 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吗?

病人: 是的, 对我而言, 这是相互联系的, 这当然是gefühlbedingt, 噢, 就是.....

治疗师: 您与妻子之间还有性生活吗?

病人: 很少, 太少了

治疗师: 少是什么? 一周一次, 还是一个月一次?

病人: 每月两次, 而且都是由她而起的。

治疗师: 恩, 这也是问题吗?

病人: 不是, 完全没有问题, 这样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, (鼻音) 这已经约定俗成了, 性生活从来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。可能会好一些, 但从来都不是问题, 我们能这么形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容。

治疗师：因为它从来对您都不重要，就是说？

病人：不重要的

治疗师：对您的妻子，也是，对您也是不重

病人：不重要的，就是的，就是的

治疗师：恩，您曾经表示过吗，您变好了，在您离家之后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是吗？为什么，为什么您变好了，在您离家之后？

病人：其实我想很自立，我曾经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所以就看到了很多远走高飞了，结婚了或者去读大学了，或者，就是得，因此我其实只想离开，我从来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，在现在看来，我说的是，就像很好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很坏的关系，但是那种父子关系几乎不存在，比如说，“好的，我们来一起做什么”就是这些。

治疗师：您能形容一下您的父亲吗？

病人：（鼻音）他是村里的警察，我们曾住在乡下，他是警察，他一直是整个、整个村里的楷模，他一直从外表来规整自己的行为，从内里也是。但是，我的外在表现，也是一直被规整的，就像不允许去踢足球，或者，在周日的时候，真的是限制，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的互相玩耍，我的父亲在那，我的母亲也在那，他们彼此又开始争吵了，我们就在那里远远的，在我童年从来没有过快乐，就是这样的，看起来……哦……

治疗师：他是这样的严厉，父亲？

病人：严厉？是的

治疗师：也很独裁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有过惩罚吗？

病人：（鼻音）有的，但只是精神上的，只是精神上的？

治疗师: 只是精神上的, 没有棍棒的?

病人: 没有、没、没有、他会对你的缄默不语, 就是这样?

治疗师: 他能对你的缄默不语?

病人: 噢, 这是感觉, 恩, 当他2、3天没有与你说话, 这就很糟糕了, 扇耳光更好一些, 我认为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我没有经历过, 身体上他从来没有过, 用手碰过, 他已经正确了(笑), 这样看来

治疗师: 这样看来?

病人: 这样看来, 但是我认为, 作为孩子更喜欢耳光, 之后一直都做好, 接着还可以交流。

治疗师: 但是他能实现, 能影响您, 就是说, 他很可能对您来说很重要。

病人: 恩

治疗师: 因为您很渴望, 他重新和您说话?

病人: 恩, 是这样的

治疗师: 假如它对您是无所谓的,

病人: 不可能

治疗师: 您从来没有遭受这样嘛?

病人: 是的, 已经遭受了。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很确定的

治疗师: 哦, 父亲对您来说

(鼻音)

治疗师: 一位很重要的人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病人：是的，什么是重要呐？母亲也很重要，她是很可爱的，能够依偎她

治疗师：不能在父亲的怀抱里，依偎吗？

病人：不行、不行

治疗师：让人依靠、感受温暖？

病人：没有

治疗师：安全？

病人：没有

治疗师：信赖？

病人：没有，这些我在母亲那里寻求了、找到了、得到了，哦

治疗师：但您是六个中的，您必须和其他的人分享，对吗？

病人：我是最小的，这更简单一些，我想

治疗师：您们之间相差几岁？

病人：（鼻音）噢，每个人之间2岁

治疗师：是吗？

病人：是的，很规整的

治疗师：您是最后一个独自在家的？

病人：是的，

治疗师：当他们离家后，您是唯一的，接着父母就独自在家了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但您已经有了女友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怎么形容您的女友？

病人：我的妻子.....她是我所拥有的所有，其实，我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了，她为我做了所有的，我们同感共苦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因为彼此而失望，不论和谁、现在的问题、与我或是与她的父母，或者与兄弟姐妹、或者.....她一直都很坚强

治疗师：她很坚强？

病人：是的，

治疗师：什么使她这么坚强？

病人：（深呼吸）她很自信，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很聪明，我认为，她不是那种权威，噢，我自己形容不好，我不知道

治疗师：她和其他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

病人：她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不同.....您可以问问题，好吗？当14、15的时候，只是友情，没有爱情，那是初恋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随着年纪这样的感情逐渐的加深，（深呼吸）通过她的过去，她很显然的封闭了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噢，其实我也是一个不合群的人

治疗师：您的妻子在她的家里被强奸了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被父亲？

病人：（点头）.....

治疗师：这还影响着她？

治疗师：您能对我说一下，您感觉怎样？这泪水代表什么？

病人：（鼻音）.....这只是愤怒，哦

治疗师：对父亲的愤怒？

病人：是的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治疗师: 那您为什么哭了, 当愤怒出现的时候?

病人: 软弱无力

治疗师: 软弱无力? 软弱无力的愤怒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不能对此做任何事情?

病人: 不能

治疗师: 您会做什么, 假如您能的话?

病人: (深呼吸)

治疗师: 什么出现您眼前, 您会对这样的人做什么?

病人: .....好的, 对他缄默不语(笑)

治疗师: 缄默?

病人: 是的, 我现在所做的, 噢, 我其实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了疼痛

治疗师: 是吗?

病人: 我就这样对他

治疗师: 这就是您现在的武器

治疗师: 对您的岳父?

病人: 恩

治疗师: 它有用吗?

病人: .....它是, 这一年, 她的妹妹也自己发现了这个, 就是两个女儿(深呼吸)。这一年, 那是去年, 也离开了家, 不仅是我的妻子, 还有她的妹妹和她的姑姑, 都与整个家族断绝了关系, 认为, 没有比这样更有病的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这看起来是这样的, 但是它很让你受伤, 这曾你理解不的, 哦, 没有看到,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(鼻音)。2年的影响, 那曾是, 她曾对我, 所有的一切, 我的妻子都保密了, 她的

妹妹也是。她们之间也不知道的，最后去年，通过这个，我妻子的妹妹也进行这格式塔的治疗，这样，人要完全的彼此靠近，因此一切真相大白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治疗师：现在您认为，您自己也能走进去感受您的妻子，对吗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从受害者的角度，对吗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自己也这样的形容自己，您也像是受害者，因这么多年的不适，从11岁开始您，您就开始了这样的不适感？

病人：是的。

治疗师：就像您的身体对您所做的，真是他想的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对此无能为力。软弱无力的，只能去看，什么发生了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这就是仍旧的对父亲的软弱无力？

病人：（鼻音）我不认为，我能.....

治疗师：这个问题就是，您自己让自己感受到，似乎他对您缄默，您感到了软弱无力，对此事是无能为力的？

病人：是的，那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的

治疗师：还有母亲呀，可以去找母亲说：你不能和他交流，他让我无能为力.

病人：她站到，她从来没找到我们之间，只是在他的背后

治疗师：她一直站在后面，您是这样经历的

病人：没有肩并肩，而是先后的

治疗师：假如这发生了，母亲就会这样

病人：“父亲是对的”

治疗师: 是这样, 那您真的一直体验着, 您是完全的孤立了, 其实。很孤单, 没有其他人, 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生了什么, 五个兄弟姐妹? 他们当时在哪?

病人: 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

治疗师: 每个人都尝试着自己, 无论怎样

病人: (点头)

治疗师: 恩, 没有联系吗, 您没有体验到?

病人: 没有, 完全没有?

治疗师: 在兄弟姐妹之间?

病人: 没有, 我从没有得到过, 我必须这样形容, 没有像我的妻子和她的妹妹一样

治疗师: 是的

病人: 那是, 那时完全不一样的联系, 我认为, 当然这也是因为, 她们两个都是受害者, 她们彼此感受着, 我这样看。

治疗师: 是的

病人: 无论怎样

治疗师: 但是最少.....

病人: 建立联系, 哦 (深呼吸)

治疗师: 建立, 最少和他们有关的, 是的。您自己很, 更愿意被独立, 不是, 是更孤单的, 其实

病人: 以前, 可能是的

治疗师: 以前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现在通过妻子, 不再了?

病人: 不了

治疗师: 因此, 您有了您的妻子, 您有了这样的感觉, 有人在您的这边的

病人: 是的, 我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团队, 噢 (停顿)

治疗师: 您能.....理解, 我一直都没有您妻子完整清晰的形象? 我明白了, 她, 她发生了什么, 我理解, 她说的, 您在与她感同身受, 她是很聪明、很可靠的妻子, 是的, 这是我理解的。尽管如此, 一直让我很难, 形成一个轮廓, 您能理解吗, 这让我很难 (停顿)

病人: 她是一位, 她很简单, 很显然的诚实, 她为整个家庭做着一切, 她一直在尝试, 也为了我他一直想最好的, 她读了所有的有关治疗的书籍, 或者, 她一直在为了我而寻求着, 你缺什么, 她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, 为什么我在这里。

治疗师: 恩, 她一直为您很操心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您得到了她的关注, 这也许也是您一直所希望的, 对吗? 她为了您而活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尽管如此, 我还是缺少一些, 我认为, 一些边角材料, 它听起来, 这一切都是很积极的, 有什么您认为是妻子的边角材料的? (停顿) 有什么冲突, 您与您妻子之间的冲突?

病人: 最多的是因为孩子

治疗师: 因为孩子?

病人: 是的, 因为我, 我一直都很容易让步, 因为我很讨厌, 为了自己而吵架

治疗师: 是吗?

病人: 因此, 他们知道的, 这些孩子当然知道的 (笑)。当什么, 由什么要求, 比如考试必须签字, 那些不是很好的 (深呼吸), 他们更愿意求助于我, 那时理所当然的。就是的, 就是的。

治疗师: 但是您更愿意从自己角度来讲, 您现在不是说, 您的妻子有时候对他们太严厉了, 而是说, 我太迁就了

病人: 是的, 她是中学里的老师 (笑), 她, 她自然必须那个样子, 但是对于孩子, 看上去, 他们给了最好的, 孩子们也学到了足够的, 我认为。接着但根本不像应该的那样起作用, 是的, 但是他们还很小, 这都是小事情, 不是什么大问题, 这些是我们有的。

治疗师: 有什么情景, 在您和您的妻子之间的矛盾, 关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.....在脑中, 您有什么印象吗?

病人：事实上没有（停顿），其实没有，什么特别出格的，她觉得孩子们太容易满足了，她给他们定的标准很高，我认为。

治疗师：噢

病人：她，她在做一个培训，其实是一个美国在大学的培训，我记不起什么名字了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但是那时一个美国大学的为了继续教育的，那是用英语进行的，她每周三次去卢森堡城里观看，这需要80公里的路程，但是她会做，她就是想做，她把自己的标准定的很高，我则没有，我也不能这样，她一直很积极，我就是不同的，就是这样的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我更喜欢用我的手，像用我的大脑一样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看上去就这样的

治疗师：恩，您是，您形容，您形容自己更像一个，顺从的，对吗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一个喜欢动手做事的人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还有什么？您是怎样的？您不喜欢争吵，您说了

病人：不，完全不喜欢。我喜欢帮助其他人，哦，当可以的时候，我就帮助，这也是我们争吵的焦点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我是很顺从的，或说，好的，当人问我什么的时候，好的，我来做，我是，我放映，我在我们那小村里反映电影，我们有一个电影院，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运营的，我是项目负责人，电影放映人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因此有的时候必须换班，或者“这个周六我不行，你代替我吗？”当我一接电话，我

就会直接的说，“好的，我来做”但我不知道，我们要在晚上出去吃饭，或者，我说“好的，我来代替你，没有问题”就挂了电话，接着我看看日程安排，噢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

治疗师：好的，这造成了您和妻子之间的争吵

病人：那将是很剧烈的恶，是的，就是这样

治疗师：是吗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现在处于，您想象这个场景，什么时候您和妻子之间产生了最后一次争吵？

病人：是我来这里的那个周末

治疗师：噢，您能说一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病人：我们每三周放映一次，我们有，我们分成三个组，每个组有它的一周。第一、第二第三小组。在我出发的那个周末其实是我们的周末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我们也定好了，好的，我不放映，因为我，要告别，所以我们一起吃点什么，我们一起和孩子一起做点什么，好的。但我的一个同事打来了电话，“你能在周五的时候支援一下吗，因为我的工作，我当然想过去……”我说“好的，没有问题”（笑），我还没有放下电话，她就站到了我身后，说“你周五要去哪里？”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（笑）这样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了，但是那已太迟了，接着，我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去打电话说，“不好意思，我也不行了”接着，她这样做了。

治疗师：接着您的妻子打去了电话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接着？

病人：他不能

治疗师：他不能？

病人：是的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治疗师: 因为对您来说一个很难, 拒绝什么?

病人: 是的, 这让我感到很难

治疗师: 之前您的妻子对您说了什么?

病人: 噢, 当然了, “你怎么能做? 为什么,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, 和孩子, 我们想吃点什么, 和.....”

治疗师: 她是怎么说的, 很激烈的吗? 那可能是很严厉的吗?

病人: 不是, 其实不是, 不是的, 不是真正的争吵, 但这对我已经是了, 对我只要说半句, 我就明白其余的了, 我已经明白了, 那是什么意思(笑)

治疗师: 您注意到了吗? 您一直笑, 当那是..... (防御)

病人: (鼻音) 是的, 我一直都这样的

治疗师: 关于激烈的事情的时候,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关于挑衅的事情,

病人: 恩

治疗师: 您是这样的平易近人的, 您是?

病人: 是的。是, 是的

治疗师: 宁愿去笑?

病人: 是, 当人不是很了解我的时候, 就会发生误会了

治疗师: 是

.....

治疗师: 它对您真的很难, 变得挑衅一些?

病人: 是的, 是的

治疗师: 其实还是有例外的, 您对你的岳父, 您想对他缄默, 关于这样的关于死的, 还有其他人吗, 您可以好斗的? 变得愤怒?

病人：没有了

治疗师：只有岳父？

是的

治疗师：当孩子让您感到很为难，和您的妻子也是，您的妻子有很大的权威，也不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在生活上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这对您也是很难，对其他的朋友，对您，有的时候也为难一下，去拒绝，或者.....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或者一点点的攻击，如此的？

病人：我有的时候也会，但是真的很难

治疗师：恩，您想过，这与您的不适有什么关系吗？

病人：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治疗师：因为人很累，因此人也就不挑衅了，也不需要人挑衅了。

病人：为什么人要好斗？

治疗师：很好的问题，这有可能带给您什么呐？

病人：我想象不出来，当我对别人说了我过后会后悔的话，那我真正的，有了，对此有了问题

治疗师：哦

病人：哦，因此我想，“你真蠢，为什么你对我说了其实不是那些意思的话。但是它就这样出来了”

治疗师：因为您会很激烈的，当您.....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: 您说过什么很严厉的?

病人: 严厉? 是的

治疗师: 噢, 之后您有了罪恶感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接着说了不是本意的话, 噢, 我想, 我不是唯一的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有更多这样的人, 我感觉到

治疗师: 是的, 问题是, 假如有个中间地带, 在很猛烈和立即死寂和完全的老好人之间, 不是有一个过度地带, 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来进行挑衅吗?

病人: 我一直尝试积极看待所有的, 我只看到了急刹车, 当必须那样的时候.....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当那真的不能有其他的时候

治疗师: 恩, 在一定程度上, 好像是这样的, 像是缄默一样, 您把您的很多矛盾, 很多其他人也有的, 您不让他们靠近, 您对所有的都缄默了, 是的, 但您也变得很累, 负担很重。

病人: .....一部分可以这么看, 是的

治疗师: 您的问题很好, 它带给我什么, 当我与别人争论的时候? 这带给您什么? 很(含糊的说)这也更让人很疲劳, 那是很不舒服的, 人必须有经受罪恶感, 这给您带来了什么?

病人: 当人能表达自己, 人不想打别人的头, 或者打伤, 这样看来, 我也不想别人这样的对我。我想和所有人像我希望得到的那样的交往。假如我现在大吵, 随便什么, 我不喜欢这样, 当其他人这样对我的时候。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哦, 这是我的想法, 使得, 我希望我能得到我所给的。您理解吗?

治疗师: 但您又很快的回到了完全的负面, 您又说到了大喊大叫。是的, 在很激烈的挑衅, 其实它是关于您的, 举个例子, 有人周五晚上打来电话, 您可能对他说, “不好意思, 这样

不行, 您必须自己来照看, 如你今天的职责, 你不能靠我, ” .....就是这样, 这也是一种挑衅, 但是对您来说, 立即是激烈的、特别负面的事情, 只要谈及挑衅的时候。

病人: .....是的

治疗师: 您给了我一个提示, 您在军队的时候变好了, 因为您能表达自己, 您说了, 对吗?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? 我们还能看看, 表达什么

病人: 每次离开家

治疗师: 是的, 您说了

病人: 恩, 我们曾有10到12个同事一起的办公室, 这显然让我感觉很好, 就是, 我指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, 按照自己的想法, 晚上在外面, 做游戏, 所有的就是..... 并不仅仅是军队让我喜欢, 我曾经在大厅里面工作, 就是很好、很美的, 没有太多的事情去做, 它就是、就是军队的感觉。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这很像是私人的(笑)私人的公司, 这让我感到开心

治疗师: 什么, 重新说一下, 什么使您感到高兴?

病人: 我喜欢和不同人打交道, 看起来很多不同的类型, 性格。

治疗师: 主要是男人, 或者军队, 是吗?

病人: 是的, 不对, 在我们那里已经有女人了

治疗师: 哦

病人: .....但也是半个男人了(笑), 不过绝对是女人, .不对, 我对男人很快就能理解的, 这样看来。

治疗师: 恩

病人: 我一直觉的很有趣, 与不同的同事一些交流, 关于.....

治疗师: 交流?

病人: 关于事情或者.....

治疗师：恩，也有矛盾的时候吗？

病人：没有，其实只有很少的时候

治疗师：但您形容这是很积极的交流，男人的，男人之间的交际，和.....

病人：对的

治疗师：坦率的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并且.....

病人：或者晚上在酒吧里，或者一起去看电影，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些，或者也胡闹一些，在城里兜兜风，或者.....

治疗师：您很愿意这样做？

病人：是的

治疗师：您现在也知道，为了您其实，其实您还需要什么，更多的什么，对您更好一些。

病人：我有，在我内心我有时间为我自己，我有它，我曾享受它。

治疗师：恩

病人：我不认为，我现在还需要.....或者.....

治疗师：问题是，什么能够把您带出疲劳和那种很费力的感觉，和没有情趣的感觉，和失去活力的感觉。什么能够带您出来？目前好的，有这样的一些线索，您也知道的，什么能让您好起来，为什么而工作，会使您变好。但对我来说重点是，您一生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这让您感觉很难，成为一点点“凶手”，（解释）因为，只要有一点挑衅，人就会成为了“凶手”。

病人：我现在觉得，您看到了一些黑与白。

治疗师：是的.....它是那么的明显，对吗？

病人：（笑）是的，很清楚

治疗师：肯定什么不是这样的？

病人：不是，我刚刚想说，您已经，您已经说对了，当看上去这样，必须这样看或是想这样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看,

治疗师: 恩, 但是您不是这样看它的。

病人: 我不认为是黑与白, 不是的

治疗师: 但您允许我现在纠正。

病人: 我觉得不怎么好, 黑与白的去看。

治疗师: 是的, 这看起来使我们之间有了张力, 这是我们之间的就此的争论, 关于这个方面的

病人: (呻吟) 没有, 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不同的观点

治疗师: 恩, 接着我们就更愿意的缄默了 (转化机制的解释)。

病人: (笑)

治疗师: 就这样的发生了。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或者我们彼此走到争辩, 它是这样的, 我尝试着使您清楚, 您其实宁愿这样的在生活中走着, 这让我明白了, 为什么, 为什么您这样宁愿缄默不语了, 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应验了决定, 我就这样继续的做, 我可能不能走其他的路, 那让我必须有更多的争辩, 也有些更加, 可能变得挑衅, 这样, 我就又有些生气了。

病人: 或者更多的不适

治疗师: 是的, 这是您的问题

病人: 看上去是这样的。

治疗师: 这样您让自己装载更多了

病人: 是的

治疗师: 负罪感

病人: (鼻音) 是的, 也许是一种负罪感, 我, 至今, 只在这里, 我还没有这样的看,

治疗师: 是的, 人不用立即打死一个人, 不用的, 为了是自己负罪, 可能很不同的方式, 我很愿意现在做一个句号了, 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, 您想问我什么吗? 我落下了什么您认

Interview Prof. Cierpka

*为我应该问的吗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为了让我理解？*

病人：没有了，我想。我们找到了张力点。

*治疗师：好的，感谢您这次交谈！*

病人：很愿意这样的做，我也为这次对话谢谢您。

*治疗师：我和您一起出去，好的.....*